

## 命名与必然性·跋&序

---

- **跋**

- 克里普克从两方面考察独角兽的问题
- 克里普克的后验必然真理
- 对非循环条件的进一步阐明（对于一个成功的理论，说明都不能是循环的）
- 自然种类的命名仪式
- 指称转移

- **序**

- 严格指示词
- 可能的世界
- 专名的普遍替换性

## 克里普克从两方面考察独角兽的问题

- 形而上学观点：不存在合适的反事实情况（或可能世界）满足独角兽可能存在。

即使在不充足信息的情况下，独角兽在形而上学意义上仍可能存在，只是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可能世界满足它。（Perhaps according to me the truth should not be put in terms of saying that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unicorns, but just that we can't say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there would have been unicorns. p24）

- 认识论的论点：考古发现不能证明独角兽存在。

- 谈论独角兽时，必须像对待专名一样加以确定，即通过这个传说与一种物质的历史联系加以确定

- 名称分为专名和通名，克里普克的名称理论除了对于“独角兽”这样的虚构通名成立，对于“福尔摩斯”这样的虚构专名也成立。

- 认识论观点：也许可以发现现实中某个人满足我们所说的福尔摩斯的全部特征，但这件事只是偶然的，不能证明柯南·道尔写的就是那个人。
- 形而上学观点：要是福尔摩斯不存在，对于任何一个可能存在的人，没有办法说他本应是福尔摩斯

---

## 克里普克的后验必然真理

- 康德认为，如果一个真理是必然的，那么知识的样式就不仅是可能是先验的，而且必定是先天的
- 一个反驳例子：计算机对一个数是否是素数给出答案
- 康德可能的回应：1.每一个必然真理都可以先验地认识的 2.每一条必然真理如果被认识，就必定是可以被先验的认识
- 克里普克的反驳:先验性概念是认识性概念，而必然性概念涉及的是形上学的范围

---

## 对非循环条件的进一步阐明（对于一个成功的理论，说明都不能是循环的）

- 一个像“约拿是一个在《圣经》中用这个名称来指称的那个人”这样的定义被误解为必定违反了非循环性条件
- 如果别的说话者的摹状词最终并没有包含原来的说话者所用的指称，那么这个过程就不是循环的，一个说话者可以使用这种摹状词来推诿责任。比如可以说：让‘哥德尔’是专家们公认为不完备性定理的发现者的那个人”，这是一种非循环地确定指称的方式。对它的反驳可以说，专家们”很可能发现不是哥德尔而是施密特证明了不完备性定理，即使非专业的说话者仍然把它归功于哥德尔。
- 如果说话者以使用他**自己**的指称作为一个格式来试图避免犯这种错误的可能性,就像“让哥德尔是**我**以为证明了不完备性定理的那个人”这样的确定方式中那样,那么确定指称的方式是循环的

---

## 自然种类的命名仪式

- 求助于关于最初样品的概念对这种情况的描述太过于简单
- 并不总是需要一个用以识别的命名仪式，重点是自然种类和专名一样，与其指涉的关系都是是一种因果的历史的关系，专名的不可识别命名仪式实例比更少一点

## 指称转移

- 马达加斯加事例表明一个真实的指称可以转变为另一个真实的指称,虚构的指称可以转变为真实的指称,真实的指称也可以转变为虚构的指称。反应了一个情况:指称一个已知实体的意图完全不考虑在历史的传递链条中保存这个指称的最初意图。
- 这种现象或许可以用专名的使用方式的显著社会特征加以粗略的说明:我们在一种共同语言中使用各种名称与其他说话者交流。这个特征一般表明,一个说话者喜欢用传递给他那种方式来使用这个名称;然而在“马达加斯加”的事例中,这种社会特征表明,目前这种指称一个岛屿的意图根本不考虑与土著人的用法之间的遥远的联系

为了解决这个指称转移现象所引起的问题,戴维特与史特瑞利(1999)建议,一个专名可能会有“多重的奠定处”(multiple groundings):除了命名仪式之外,每一次听话者与被指涉者“直接在知觉上的相遇”(direct perceptual confrontation)——比方说,当被指涉者向听话者自我介绍而说出“我是X先生”时,或当被指涉者被他人介绍给听话者而说出“这是X先生”时——也都可以算作是一个奠定处。有的时候,一个专名的某个奠定处所涉及的个体可能与之前的奠定处所涉及的个体并不相同;举例来说,一个人可能会在某人面前被介绍时,错误地被称为“X先生”(或错误地被认为是该专名所指涉的对象),而一个岛屿也可能会在某人面前被介绍时,错误地被称为“马达加斯加”(或错误地被认为是该专名所指涉的对象)。当这种情形发生时,这些奠定在错误事物上的指涉因果链仍然可能会继续散播下去,并形成了复杂的因果网络。如果大部分对于“马达加斯加”这个专名的使用最终都奠定在这个(或这些)错误的奠基处之上,那那么,“马达加斯加”这个专名便不再指涉非洲大陆的内陆,而指涉非洲东岸的最大岛屿。

---

## 严格指示词

- 同音异x不会造成影响，无论哪一种哲学理论怎样对待“同音异义”词，其结果于严格性的问题毫不相干
- 有人误认为严格性学说是一种辖域的观点，但事实上，严格性有一种直接的直观



---

## 可能的世界

- 克里普克反对把可能的世界描绘成另一个空间存在，与我们周围景物相似的东西
- 理解“可能世界”的一个方式：两个筛子掷出来的结果可能性
- 用世界的“可能”状态，“历史”或者“非真实情形”代替“可能世界”会避免一些对这个概念的混淆



---

## 专名的普遍替换性

- 有人把克里普克的观点理解成在暗示一种普遍替换性，例如“长庚星是长庚星”可以被“长庚星是启明星”替代
- 克里普克认为这样两个句子不能完全可以替换，确定指称的方式与我们表达句子的认识论态度有关。但这一点与句子表达了怎样的命题相关，这些命题是否是知识和信仰的对象，怎样在认识论的语境中看待名称，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克里普克说他不能确保命题在这个范围内不会出故障，因此避开了这个问题